

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

傅熹年題



第四十二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

傅熹年題



第四十二册

第四十二册目錄

紅雨樓集不分卷 鼇峰文集不分卷（原裝十二册）「一」册一至册三

解題（楊光輝撰）……………三

册三

册一

尺牘

序……………一一

……………二六一

册二

啓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諫……………一八五

碑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偈……………二〇四

序……………二〇五

祭文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(明) 徐 渤

紅雨樓集不分卷

鼇峰文集不分卷



## 解題

楊光輝

《紅雨樓集》附《鼇峰文集》鈔稿本十二冊，不分卷，明末徐燠撰。

徐燠（一五七〇——一六四二），字惟起，後字興公，號鼇峰居士，綠玉齋主人，三山老叟等，閩縣（今福州）人。生於書香門弟，父樾（一五二三——一五九一），著有《徐令集》。兄燠（一五六一——一五九九），萬曆十六年（一五八八）舉人，著有《幔亭集》。燠受父兄影響，從小嗜書好學，布衣終身，節衣縮食，專志藏書、讀書、編書。藏書達五萬餘卷，為福建著名藏書家。

燠不僅嗜書，而且精於考證，藏書大多點墨施鉛，撰寫題跋。家住九仙山（今福州于山）下鼇峰坊，故詩集稱《鼇峰集》，文集即《紅雨樓集》。另編撰有《紅雨樓家藏書目》、《筆精》、《榕陰新檢》、《荔枝譜》等。

徐氏詩集《鼇峰集》刻於明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，少時所作文集《紅雨樓稿》，曾由兄徐燠刻於金陵〔一〕，已佚。成

〔一〕《答王元禎》云：「不佞《紅雨樓稿》，是甲午（一五九四）歲先伯兄梓之白門，皆弱冠時所作，十分乳臭，門下何從得之乎？子雲悔少作，即此稿之謂也。雖年來稍窺一斑，而編次冗雜，未經大匠刪潤，安能列作者之林？他日或親就正大方，然後謀梓以行。」（《紅雨樓集》。以下引文凡不出注者，皆引自《紅雨樓集》。）

年後所作文，未曾刊刻。其《復胡櫟山》函云：

草澤凡民，自少至老，妄意柔翰自娛。……數十年中，所作拙詩，向荷南中丞公授之剖劂；而雜著《筆精》，敝友邵中丞梓之。茲有雜文十四冊，蕪蔓未芟，淆亂可厭。偶攜至此，欲謀之建陽令君嚴刪行之。然令君簿書鞅掌，未暇談及，卒卒相逢，不敢以告。今桑榆已迫，他日必與草木同腐。

「雜文十四冊」即《紅雨樓集》，清初林佶曾從未刊稿中鈔錄題跋一百四十餘則，輯成《紅雨樓題跋》。乾隆間，《紅雨樓集》為鄭傑（一七??）——一八〇〇）所獲，鄭氏亦編有《紅雨樓題跋》。之後，文集為陳壽祺（一七七——一八三四）所獲，其《紅雨樓文稿跋》云：

《紅雨樓文稿》八冊，明吾鄉徐興公著。中多手迹。題上每別識「選」、「不」，蓋未定本也。君《鼇峰集》詩，南巡撫居益為之授梓。未幾，南公去位，以屬同知攝建安令鄭某，僅刻四卷而輟。後自鬻田，續成十冊。其雜文三十餘卷，刪為二十卷，十四冊。無力殺青，常求助於故人，卒不果。其書遂佚不傳。余近始得《鼇峰集》近體詩四卷，文即此本。補綴蟲蝕，蓋已亡其半矣。……斯編雖零落僅存，然其他散見，猶可搜緝一二。倘有心者別擇其半付剖劂，俾前詰志事有所考見，其亦後起之責也夫。（清道光間刻《左海文集》卷七，頁五四—五七）

可見，《紅雨樓集》至清中葉「已亡其半」。現存《紅雨樓集》十二冊，書高二十八·六厘米，寬十八·二厘米，正文高二十·一厘米，寬十三·九厘米。半頁十行，行十六字至廿一字不等，四周單欄，單藍魚尾（部分稿件為黑格）。

除徐燊手稿外，尚有多人鈔寫字迹，至道光間尚有補鈔，《答張叔弢別駕》「寔」字避諱可證。天頭篇目上題紅字「選」或「不」。部分有朱、墨校改。鈐有「溯芳居士」、「注韓居士」（即鄭傑）等印。

全書冊一、二收序文、啓、祭文等；冊三至冊八爲尺牘，共有七百四十二篇，約二十萬字<sup>〔一〕</sup>，其中冊四《寄楊南仲》（頁四三六、四三九）中間插入《留侯邑來父母上院道啓》文；冊九爲疏、劄、呈詞，其中收錄其兄徐燏《爲家不治垣屋論》等佚文五篇。冊十收記、序、祭文、引等；冊十一題作《鼇峰文集》，收論、策、表、啓等，其中《賀生皇長子表》、《請荔會啓》等文重出。目錄中《請六雪禪師啓》、《請婿回門啓》兩文，正文已佚。冊十二收錄像贊、頌、考、說、述、書事、議、約、卦等。部分稿件已殘損，不易識讀。

《紅雨樓集》相繼由林佶、鄭傑、陳壽祺等收藏，具有珍貴史料價值，不僅蘊含徐氏豐富藏書資料，而且備載徐氏學術交游活動。

（一）關於徐氏豐富藏書資料

《紅雨樓集》冊十二載《藏書屋銘》云：

少弄詞章，過書輒喜。家乏良田，但存經史。先人手澤，連編累紙。珍惜裝潢，不忍殘毀。補缺拾遺，坊售肆市。……藏蓄匪稱汗牛，考校頗精亥豕。雖破萬卷之有餘，不博人間之青紫。茗椀香爐，明窗淨几。開卷朗吟，古人在此。名

〔一〕 沈津《紅雨樓集、鼇峰文集》，見《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》頁五四二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版。

士見而嘆嘉，俗夫聞而竊鄙。淫嗜生應不休，癡癖死而後已。此樂何假南面百城，豈曰誇多而鬥靡者也。

此銘可謂徐焞一生藏書之總結，「淫嗜生應不休，癡癖死而後已」為其藏書精神之寫照。

集中富含購書、借書、求書、鈔書乃至構建藏書樓等與藏書相關之史料。如《復李封若》云：

弟今春到海虞，謁錢牧齋先生。其家有《袁清容全集》十冊，弟已白之象三先生，必往借焉。三十年前客新安，見有史丞相《真隱集》六冊，宋板也，以其價高未購，至今抱歉。後來並不曾逢，詢之藏書家，皆云未見，不知世間尚有此集乎無也？

信中對三十年前沒能購得宋版史浩《真隱集》而「至今抱歉」，並立志向錢謙益借鈔元袁桷《袁清容全集》，堪作書林掌故。其他如涉及求書的《寄茅孝若》、鈔書的《寄顧彥白》、建造藏書樓的《寄曹履垣》等有關藏書之史料，集中隨處可見，足為《紅雨樓題跋》、《紅雨樓家藏書目》等作箋注，對了解徐焞的藏書經歷尤具特別意義。

### (二) 關於徐氏學術交游活動

徐氏一生酷嗜藏書而又勤苦校讀，著述富，交游廣。曹學佺《徐興公先生六十壽序》：

興公之於學，可謂積而專矣。少長於父兄之教，而足迹遍江南，交游天下士，訪諸故老，典籍所遺而討習之，凡數十年之久，而不間於風雨晦冥，始得稱為學士。（《鼇峰集》卷首）

徐氏《懷友詩》序亦云：「余少喜吟咏，先後結社談詩，約十數子，文酒過從。」（《鼇峰集》卷十）所交往之人有：曹學佺、

謝肇淛、錢謙益、毛晉、張燮、南居益、王稚登、屠隆、冒襄、林古度等。其《寄黃帥先》云：

去歲客吳門，交毛子晉。此君家梓古書甚多，苦於買紙之難。一遇紙商到價貴，又不勾用。與弟議論，欲遣一力至閩，携千金定製，陸續運回，歲以為常。弟答云必彼中有誠確朋友，方可相託。昨見令親梁君，談紙槽事甚悉，不知可託否？毛君近又梓《十三經注疏》，費紙甚鉅，此生意亦不薄也。

又《寄毛子晉》云：

浪迹吳閩，幸逢大雅。及登龍門，問奇玄閣。荷延款周摯，且攜秘策而歸。每一披覽，而神情未嘗不依依左右也。弟素負蠹魚之癖，苦於地僻海濱，縹緲鮮遇。求如鄴架之宋板諸書，真世間所希覲耳。……弟舊冬有漳郡之游，今夏始返，久乏便鴻，未獲謝候。茲有舍親王瓊玉，名家之裔，向以鬻書為業。今携得敝鄉所梓載籍，繇口右金陵抵充，又欲廣販汲古閣中新板，並收舊書歸鬻閩人，敢為介紹於門下，幸毋秦越視之，弟均抱感戰矣。若撫既墜水，又罹鼓盆，才士坎軻，令人扼腕。甘石星「經」，弟簡抄本乃陶隱居重訂者，細考之，亦非全文矣。楊仲弘詩，曾鈔完否？不啻饑渴也。與公先生、莊樂令舅未及另啓，並為致聲，臨楮神往。

與著名刻書家毛晉的交往、介紹書販王瓊玉，以及毛氏往福建購紙印書等稀見材料，對書籍流通、印刷、造紙、商業史俱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其他如《江仲譽波餘草序》文遭棄不用時，感嘆「耳食慕臚，自古爲然」；當所作《林章之傳》文被改寫時，直斥友人林古度，並要其「請削弟之名，別署一人姓名」（《寄林茂之》）；此類學術交往中表現出來的真實自我形象，在徐氏文集中屢有所見，值得治學術史者重視。而《復張維誠》論張氏所刊《林和靖集》之疏漏；《詩論》一文認爲朱子《詩集傳》「奮千古之卓見，以掃百代之陋習」，充分肯定朱子在《詩經》學研究上的貢獻；《諸史論》縱論廿一史之得失，酣暢淋漓。某種程度上說，徐氏在學術上的造詣可以說堪與藏書史上的成就相媲美，可惜由於文集長期雪藏而埋沒不彰。

此外，對於單獨刊刻流傳之《紅雨樓題跋》而言，鈔稿本《紅雨樓集》所收題跋亦有參考價值。如《曹能始石倉集序》稿本文末「囑筆于余」句上有「茲者浪游白下，值君梓集竣工」十二字，通行之鄭傑《紅雨樓題跋》本及繆荃孫本缺，沈文倬整理本《紅雨樓序跋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，頁四九）雖已校正，但「茲者」誤作「茲有」。又《林初文先生文集序》「賦性豪宕」，諸本少「賦」字。可見，鈔稿本依舊具有文獻校勘價值。

徐氏爲使文集傳世，曾多方求助，費盡心力，終無結果。其《寄邵肇復》稱：

弟生平落魄，無所比數。惟是詩文一道，自幼至老，實所究心。荷臺翁見賞，無不耳而目之。……四十年中，更著雜文二十卷，貧人安能備梨棗之資？意欲以此再累臺翁，付之颺氏。雖無陋陳言，不足醒人耳目，自揣生平既無爵位，困窮到老，不甘草木同腐。倘有遺言傳於後世，博一身後名，差足了一生。不藉臺翁位高金多，終無梓日矣。

徐氏身後，林佶、陳壽祺等藏家都曾嘗試刊刻《紅雨樓集》，卻始終未能如願。文集歷經磨難，流傳至今，復旦大學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，徐氏歿後二百六十五年，其心願終獲實現。



不 詩經考序 代作



昔聖門七十二賢。夫子獨以言詩許商賜。而過

訓亦先諄。命伯魚學詩。又槩詔門弟子曰。小子何

莫學夫詩。於興觀群怨之外。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

推而廣之。詩中日月星辰山川陵谷宮室器用衣服

飲食古哲先王。皆宜博覽周知。不獨飛潛動植為競

競也。先是海虞馮嗣宗有名物跡矣。吳郡林天崇有

人物考矣。吳元化有鳥獸草木考矣。莆田林孟鳴有

多識篇矣。武塘沈仲容有類考矣。數君者。沈酣大義

蒐索無遺。各成一家之言。博而奧。富而精。稽古博物

瞭若懸鏡。然未有合而為一。依國風雅頌彙次。俾一  
覽可盡者。不佞予寧山中。讀禮之暇。稍理故業。盡發  
篋中所藏詩疏。旁搜博採。排續成編。庶幾不負夫子  
多識之訓。且聖經垂教。首曰格物。格者非格一物也。  
隱然寓天下名物之繁。然則茲編也。寧獨興觀群怨  
而後謂之學詩哉。建溪先生有志於學。見而喜之。請  
以授副。漫紀其槩。

不

初政紀事序 代

古田去郡城二百里。界萬山中。蓋岩邑也。往昔令茲土而稱良吏者。代不乏人。然以慈母見頌。則鮮投巫之威。以神君著稱。則寡烹鮮之意。此操術之難。而張弛之道失也。若今豫章劉侯。豈古之所謂不剛不柔。敷政優。者乎。不肖無似。未丞玉田。唯夙夜以奉侯命。眎侯之治狀。甚悉。王田當積弊之後。城堡弗完。倉廩弗實。兵士弗振。租庸弗覈。作奸犯科者弗戢。侯甫下車。即取舊蠹。而一切更新之。境內肅然。至于脩學校。立義倉。教子弟。賑流亡。理冤滯。省贖錢。敷導惠政。